

艸忘母
俠任常

會 筆 星 土



艸忘毋

五三九一

內政部登記證號字〇〇〇三〇

土星筆會叢書之一

毋忘艸

寫作人：常任俠

裝幀人：紀蒲溪

發行人：土星筆會

南京鶴鳴巷

五十九號

發行處：花牌樓書店

南京太平路
二三七號

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版

每冊售銀五角

———
五〇精裝紀念本
五一——五〇〇平裝發賣本

此書紀念 Yellow Rose

岱岳乃其身軀，復奔騰着匈牙利民族之血液；其聲音則是作金石響之山洪。

原上燦黃之蒲公英，及鵠巢中朱喙之白鵠，是她所珍愛的；然而她更愛穿雲迅飛之鷹，與夫橫越塞外平沙的駿駒。

是聖處女底指端，曾一次掠過他底心上吧；不流淚的人，從此將永遠流淚了。

汪銘竹



目 錄

Forget-me-nots

吳淞

低訴

西風歌

太湖

秋晨

風雨中同無我登焦山

春曉之歌

千代子的憂鬱

『愛之夢』

病榻小曲

朝山人

雨後小曲

冥想

濱迺家的少女

普陀之夜

普陀晨歌

普陀夜歌・一

普陀夜歌・二

相見歡

蝸牛

豐子的素描

湖上

速寫•一女人

速寫•二男人

私印

秋天

輓歌

秋天的園子

Forget-me-nots

自一九三二七月至一九三四十月所作詩三十首

Forget-me-nots

The Sweet "Forget-me-nots",

That grow For happy lovers,

——Tennyson

在石欄上用朝露寫下的誓語，
是容易被晨曦踏滅的。

但欄畔的小花又如約的開了，

這天藍色的 Forget-me-nots。

誰都久已久已就忘懷了，

像湖上的白霧被晨風吹去。

但永遠在張着懸望的眼睛的，

還有這五月裏的 Forget-me-nots。

吳 淞

這洶洶的大海，

這蒼蒼的雲樹，

這一排殘壞的巨炮，

正像那些負傷的巨蟒，

僵的直的岑寂的橫臥着，
向着遙遙的天宇，

張開牠殘缺的大口。

雖然吼聲已經停止了，

喘息已經斷絕了，

尙彷彿懷着鬱勃的憤怒。

我徘徊於此殘墟廢堡之間，

海風吹起我的衣襟，

我擁抱這些大砲，

搖撼而且親吻，

而且噓唏泣下。

一具鋼鐵的巨大的戰骨，
已經沒有絲毫的微溫。

我盡力的搖撼與熱烈的親吻，
而且噓唏泣下，

海風吹起我的衣襟。

我回頭看大海：

海濤噴着白沫向天捲，

茫茫的無盡的挾着怒吼的聲音。

我向天末遙望，

天的盡頭仍是一排一排的，
爭着向前進的巨浪，
像拼命的狂奔。

我爲這些海波所吞噬，
所振撼，所興奮；
海風吹起我的衣襟。

我抱起一顆沉重的殘餘的砲彈，
用力的向着天高舉，

向着海水擲，

許多驚異的眸子向着我望，

我只回答一些寂寞與抑鬱的嘆息。

這些砲彈不再發出巨大的聲響，

只沉臥於亂石與泥沙之下，

我寂寞而嘆息而下淚，

望着都市的煙，村落與田野，海與雲，
海風喲，海風吹起我的衣襟。

一九三二年七月，十一日。

低訴

我是不怕黑暗的！

任貓頭鷹在冷笑，

任荆棘生滿了道路，

柔絲，只要你不忘記我，

我可以燃着火炬去尋你。

我是不怕風雨的！

任雷在天上怒吼，

任狂飈在四周旋轉，

柔絲，只要你不忘記我，

我可以不避艱險去尋你。

我是不怕仇視的！

任誰投我以凶毒的怒眼，
任誰擬我以銳利的短劍，
柔絲，只要你不忘記我，
我可以仗着勇敢去尋你。

我是怕你淡漠的！

我一次兩次去叩你闔閉的心扉，
在夢裏我會瞻望你的容徽，
柔絲，只要你不忘記我，
我會捧着熱情去尋你。